

續資治通鑑長編

二十三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七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一

景祐三年春正月 戊子命知樞密院事李諮參知政事蔡

齊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誥丁度同議茶法詔以

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

節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

復舊法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故命

諸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壬辰追冊故金

庭教王冲靜元師郭氏為 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內侍押班

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傳其謚冊祔廟丁酉葬于

奉先資福院側鹵簿儀物並用 孝章皇后故事時 上元

節有司張燈俟乘輿出右正言王堯臣言后已復位號今方

在殯不當遊幸同知禮院王拱辰亦以為言 帝為罷葬日

張燈 乙巳賈昌朝言臣幸得侍經禁中 陛下每以清間

之燕嚮學稽古微言善道取高前聖事在雙日杳隔嚴宸時

政記史館日曆及起居注莫得纂述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

年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升絀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

列為二卷乞送史館詔以迺英延義二閣記注為名命章得

象等接續修纂 丙午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夏元亨言閣

門儀制自大中祥符中陳彭年詳定後續降詔勅或有重複

請復之命學士承旨章得象知制誥李淑同詳定陳定元年

閣門儀制十一卷卷首條 已酉許洪州密州立學仍各賜

田五頃 二月庚戌朔詔宗室諸衛大將軍領刺史者其妻

遇南郊許奏親兄弟及兄弟之子與茶酒班殿侍未領刺史

者止許奏兄弟與下班殿侍 先是 上以三司胥史猥多



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衍入內押班岑守素與本

司差擇之事在去年九月已而二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

等數百人輒相率詣宰臣呂夷簡第宣訴夷簡拒不見又

詣王曾第曾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且

言因衍上言致朝廷議欲揀汰又各持料錢曆欲自毀裂肆

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曾且得其姓名之外

正貴杖脊配沙門島逢吉等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

其為從者皆勒停連去年九月及今年三月事并書丙辰詔翰林學士馮

元禮賈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

胡瑗較定舊鐘律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

蘇州瑗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又命章得象

等重定刻漏水秤既而得象等言水行有遲速請增置平水

壺一渴鳥二晝夜箭二十一從之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開

封扈僭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

華靡珠璣金翠昭耀路衢一襲衣其直不翅千萬請條約之

壬戌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以聞甲子命崇政殿說

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太宗尹京日押字時范仲淹權

知開封府上太宗所判案牘故令昌朝等編次四年十一

月昌朝等編次成書凡七百一十卷三月壬辰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秦州張宗象兼管勾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路駐

泊軍馬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自為一路由此始癸巳許

潞州常州立學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丙

申詔比訪天下善候氣及曉鍾律之人未有應書者其令所

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拒忝新尺別為鐘

磬各一架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尊顯者或

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取也自今大兩省大卿監

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權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郭鄉村人戶其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禁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貲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無此其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無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推易所收甚薄剝園戶以負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毒黎元建國以來法弊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比晉商人協計倒持利權倖在更張倍求苛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自竊嘗校計茶利歲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抵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

卷四十一之一

三

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今天下通商抵收稅錢自及倍數即推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推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聞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推買有定率征稅無弊准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接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入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許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餘萬推茶之利凡止五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

加增益則所增至數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推易驅民就刑利  
病相須炳然可察 詔三司與詳定所相度以聞皆以為不  
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清臣又嘗請遣使循行天下知  
民疾苦察吏能不與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  
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  
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謹出  
令簡條約九九事 是月李詒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  
錢償芻粟不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  
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  
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田為姦乃采罷罷之命  
商持券徑趨權化其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孫奭等雖增商人  
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  
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畜藏至是詔等又請視天

六三

卷七十七之

四

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  
第加三百詔比可之又詔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  
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  
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在所給券徑赴東南受茶十一萬  
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  
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乃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  
數事比皆施行輸五分錢乃保立限見實錄 詔等復言

等變法歲 損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

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  
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  
請先期申諭於是 帝為下詔戒勅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復行見錢法罷交引至中權貨務給交引以景祐二  
年茶五月勅陝西入中交引並赴京師十二月禁豪商請托  
今從本 詔權停貢舉夏四月 乙亥許衡州立學 五



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近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  
巨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  
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  
急難之時將何以備且託名將有朝陵之行漸營廣食陝西  
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  
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  
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  
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  
生心此長世之道也伏望聖慈未煩公議且留聖意可矣豫  
海之修京城劄子云景祐三年五月初請修西京 庚辰購  
今附見朔日孔道輔去年八月以龍直知楚州  
求館閣說書 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  
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已惡之時呂夷簡執

五十一

五

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  
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弟  
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  
也夷簡滋不悅 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  
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  
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  
張禹不疑舅家故有土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  
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  
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 帝前且訴  
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文章對折詳念忠  
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濬希夷簡  
意請以仲淹開黨勝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後之時待制李  
治服黨方忌十一六六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  
絃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謂質  
曰希世賢者得為朋黨幸矣質嘗知蔡州州人歲時祠吳元

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  
朝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李絳送仲淹附傳有戊子

同知樞密院事韓億言昨蒙宣諭范仲淹嘗密薦臣臣自  
歷周行惟厲忠朴宸聰過聽擢贊樞宥夫豈涉朋比之迹

結左右之容况臣與仲淹既匪姻親又非故舊緣何契義輒  
有薦論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素無交託伏望曲照孤衷免

嬰浮議必若以臣備位無補即進退之際惟陛下裁賜優詔  
答之 許許州立學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

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  
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

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況黜在廷  
以正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龜跡漢皇吳主孰聞

訾毀兩用無情豈損盛德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  
非太平之致也請速改前命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許

潤州立學 詔都進奏院自今內外臣僚聽以家書附遞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

監鄂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  
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

固當從坐雖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覩面目况  
余靖素與仲淹分跡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於苟免乞從

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  
館閣校勘歐陽脩為夷陵縣令初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

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牒中意頗同固  
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

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言自見  
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

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迂意逐賢人責臣不得  
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迂意逐之臣合諫宰臣以迂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謂范仲淹須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幸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惑眾聽因繳進脩書脩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訕也泗州通判陳源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絕效諛不報而襄事亦寢光祿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情不可以遍照故先問愚賤之言擇而用之然後朝无遺政物无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感往往切議恐非出於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已來屢詔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運對置甄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擁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嘿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悉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老踈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

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慕英故當責其公忠安

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

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懼望陛下發德音寢前

詔勸于采納下及旬勿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未

削斯固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十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

見公朝矣 皇史年欽傳及舜欽集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今附見同

未按景祐元年五月此疏居喪才一年後爾冒哀論事前賢

不以為議 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李仍給田五頃 壬子

許階州立李仍給田五頃 丙辰以新修樂書為景祐廣樂

記 壬戌禁以鹿胎皮為冠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郟州立

李各給田五頃 丙寅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亦謂

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詔馮元聶冠卿宋祈同

較定以聞 甲戌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言文

七十一

武官年及七十者乞並令自陳致仕依舊勅與一子官如分

司官給全俸若不自陳許御史臺糾察以聞特令致仕更不

與子官及全俸其已曾自陳有詔特留者不在此限所貴減

冗負勵曠職仍乞文臣下審官院依舊逐旋供報年幾家狀

赴臺武臣下樞密宣徽院準此其外處以勅到日為始限滿

不陳乞者亦許御史臺糾舉詔榜朝堂 秋七月己卯新作

延寧觀觀本正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

之初有詔罷修寺觀及是諫官御史以為言 帝謂輔臣曰

此 太后奩中物爾諫官御史欲邀名耶參知政事宋綬進

曰彼豈知 太后所為但見興土不遠近詔即論奏之且事

有疑似猶指以為過式 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自亦

傳聞四方為聖政之累向可勿心也 太祖嘗謂唐太宗為諫

者所誅不以為媿何若動不過舉使無得而言哉朝廷已行

之命惟陛下守之自己無今有以取名也 初孫奭領太常以國朝典禮倣唐王淫撰崇祀錄二十卷未奏而卒其子殿中丞瑜表上之詔送史館 乙酉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獻金華五箴降詔褒答 丁亥工部郎中王軫直祕閣軫上所撰五朝春秋二十五卷特擢之 禁民間私寫編救刑書及毋得鏤版 戊子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馮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聶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己丑以元為戶部侍郎冠卿為刑部郎中直集賢院祁為工部郎中 庚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孫冲上所撰五代紀七十七卷降詔褒答 乙未初置太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太宗正事仍賜器幣龍金帶鞍馬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 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今皆關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記開載允讓管勾宗正事已於二年十一月置太宗正司會要云慶曆初置太宗正司並誤也 己亥命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同詳定秦尺鐘律還廬多遜家懷州所沒住宅 庚子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火起寺閣中燔開先殿及寺舍數百楹 朝廷始議修復以恐懼修省凡六文之旨皆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竊惟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譴告獨訂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 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七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二

景祐三年八月 戊申徙陝西都轉運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公知渭州先是朝廷將減戍卒就食內地詔與知州部署於轄等議公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詒以為不可復下緣邊都監議公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取則小人哉詔怒其言奏罷之 己酉詔天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毋得為四鋪作及闢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間朱黑漆梁柱櫛牖彫鏤柱礎凡器用毋得表裏用朱漆金漆下毋得襯朱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釵器其用銀釵者毋得塗金非宮禁毋得用玳瑁酒食器若純金器嘗受上賜者聽用之命婦許以金為首飾及為釵簪釧纏耳環仍毋得為牙魚

五、七十

乙

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凡帷幔帶幕簾旌牀褥毋得用純錦徧繡宗室戚里茶棹食合毋得覆以緋紅貴族所乘車毋得用朱漆及五采繪許用黑漆而間以五采民家毋得肩輿及以銀櫪導從輿毋得過二人非四品以上官毋得服金帶嘗受賜者聽服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開裝銀鞍其乘金塗銀裝條促結鞍轡者自文武外朝官及內職禁軍指揮使諸班廂軍都虞候防團副使以上聽之亦毋得以藍為條白皮為鞵轡民庶用氈皮絀紬鞵京官任通判以上者許權依外朝官例違者物主工匠論違制工匠黥隸他州募告者賞錢五萬其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宜徽院御史臺閣門左右金吾街司開封府舉察上聞尋又詔官司所用銅器及鍮石為飾者毋得塗金許并州立學 吏部流內銓詳定內外百僚歲所舉幕職州

將官自今待制觀察使以上舉二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  
二人侍御史諸司使以上一人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即不  
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  
判薦舉者始聽磨勘 甲戌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姚仲瑛言諫議大夫以諫爭名官蓋朝廷之選不可以歲月  
序遷今諫議大夫十二員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帶  
近職者不在茲數若皆以年勞可進恐五七年間諫議大夫  
員益多望自今擇雅有時望者除之餘止於卿監中遷授詔  
當除者具履歷資序奏裁 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  
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嗔殺嗔緩之  
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孟子之對齊宣王亦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  
一也 唐太宗聽祖孝孫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

五十九年

七十七之二

二

行

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皆  
述樂之至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  
造鐘律粗考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阮逸之  
主分方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悉無所聞伏自祖宗已來  
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  
用非不如也頃燕肅妾加磨鑿適會李昭至闕謂其音未諧  
陛下再加練覈許之改作洎逸瑗繼至盛言昭樂穿鑿再令  
造律則又圍徑乖古保信續上新法亦復長廣未合竊以  
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  
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  
非之者不唯有害國體實亦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  
管人尚存而猶是非紛紛累年方就未見若今之速而易也  
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純

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  
求乎就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垂久弛邊備  
犬戎之性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  
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請下  
有司且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訪  
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用 二年訖無至者  
則將王朴逆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  
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丙子朔  
司天監丞邢中和上所藏古今天文格子圖 庚辰幸睦親  
宅燕宗室及從官賜宗室與幣有差時儒臣多為賦頌以  
獻者 許絳州立學 丁亥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  
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又律管一  
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  
五十九十五

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籥口升斗深闊雅  
以筭法類皆差舛不同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  
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逆瑗所製  
又復不同至於律管籥合升斗斛且區黼亦率類是蓋黍有  
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  
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古今之制  
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  
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  
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  
衡之說黍起於黃鐘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  
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籥自戾本法保信黍尺  
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  
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籥之黍再累成尺不



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  
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逆環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  
之與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寸表一寸禮記布手為  
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十稔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  
莫可滿從漢志元始中乃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  
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  
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制作且不九近其審度之法去一黍  
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  
歷世祖襲著之定今然而歲有豐稔地有境肥就令一歲之  
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  
古之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  
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  
為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勅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

七十一

四

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  
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常時公曾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  
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  
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  
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求久聖製其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  
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者史推相可以  
驗金石酬驗者惟無法錢而已周之圖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  
祭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  
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變故小大  
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  
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  
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大泉五十重十二朱徑一十  
一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  
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  
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一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

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  
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鑄錢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  
手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鉅斛之尺從而可  
知矣况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算數  
之妙荀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兼詳隋牛里仁  
等議稱後周太祖勅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銅鐘律以均  
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  
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  
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公曾所用西京銅望臬者蓋  
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大  
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  
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  
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

六

十一十二

五

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 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  
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舊  
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之學者  
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  
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 太祖朝更  
易其逸瑗保信 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  
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  
踈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  
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景表尺  
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磬石考定音之高下以  
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  
漢志古錢分寸參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謂宜準景表  
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

總領較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

定尺十一五厘工之歲于太常寺一周亦與漢志劉歆銅斛亦後漢建武中銅赤晉尺同二晉田父玉

尺與梁法同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三梁表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四漢官尺比晉尺為一尺三分七毫五魏尺杜夔之所用也比晉前尺為一尺四分七釐六晉後尺晉江東用之比前尺為一尺六分二釐七魏前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七釐八中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九後尺同隋開皇尺同市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十東魏後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寸八毫十一蔡邕銅龠赤後周玉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十二宋氏尺與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同比晉前尺為一尺六分四釐十三太府寺鐵尺制大樂所新造尺也十四雜尺劉曜渾儀土圭尺也比晉前為一尺五分十五梁朝俗尺比晉

六十七

二十七

六

前尺為一尺七分一釐太常所掌又有後周王朴律準尺比晉尺長二分一釐比梁表尺短一釐有司天監景表尺比晉前尺長六分三釐同晉後尺有中忝尺亦制樂所新造也

己丑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羅邊儲賜

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庚寅以潞王舊宅

為嘉慶院舊嘉慶院為殿前都虞候廨舍昭成太子舊院

為開封府司 辛卯召輔臣至邇英閣觀講書 詔淮南轉

運使歲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罷發運使及歲入奏計至是祠部

郎中楊告領轉運使兼發運事請復之 壬辰以鎮江節度

推官阮逸為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鄉貢進士胡瑗試

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

而遣之 乙未以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國

子監直講王宗道太常博士國子監說書兼承事楊中和並

為睦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冬十月乙巳朔國子博士周越為膳部員外郎知國子監書李越上所纂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名曰書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越起第也 甲寅命知制誥王舉正看詳編排三館祕閣書籍 新作朝集院成詔常參官並以至闕先後為次非白川廣代還及服闕人無得占般家位仍令三司御史臺檢轄之 辛酉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上所纂天聖廣燈錄三十卷請下傳法院編入藏經從之 乙丑御崇政殿觀三館祕閣新校兩庫子集書凡萬二千餘卷賜校勘并寫使臣書寫吏器幣有差遂賜輔臣兩制館閣官燕于崇文院十一月乙亥朔 許江州立學 戊寅保慶皇后崩始上起居飲食 后必與之俱所以擁祐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謹寡過 帝嘗召其姪永節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

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儻小官可也乃並命為左右侍禁莊獻崩后嗣享尊號 上奉牋稱臣 后固辭之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 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 上不從 上未有嗣 后從容勸 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齟齬養 后所后無疾而終殯于皇儀殿勅知樞密院事王隨為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為 后服總麻 帝改用唐武后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 御素紗巾幘淺黃袍黑華帶煇虞主祔 奉慈廟始復常服內出緡錢十萬佐園陵費上謚曰莊惠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 戊戌舒州團練使楊景宗為成州防禦使景宗 太宗后從父弟也少蒲博無賴客京師坐罪黥隸致遠務 后入宮為美人物色得景宗奏脫兵籍授以官景宗性龐率於是入臨皇儀

殿被酒謹諱右司諫韓琦請治其罪上以太右故不欲重  
貶但出景宗為兗州部署 己亥進封乳母崇國夫人許氏  
為齊國太夫人尋又加號曰永聖保壽 十二月戊申詔宣  
勅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得直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  
李紱領銀臺司具言宣勅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  
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 己酉西平王趙元昊落起復 庚  
戌詔睦親宅講書王宗道楊中和赴北宅講書 丙寅戶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李諮卒 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  
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常若閑暇吏不  
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以遏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  
數 上前號為稱職初三班使臣七年乃磨勘李迪再入相  
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乃用新制事雖均  
然衆頗怨之 丁卯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  
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

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

郎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人莊重度量完廓初為楊

億所稱以為有公輔器或問之荅曰閩士多輕狹而得象渾

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有錢三十

萬罷而酣寢自如它日博勝得宗諤銀一奩逾數月博又負  
即及奩於宗諤絨識未嘗發也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  
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橫 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  
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 趙元昊自制  
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  
私改廣慶三年曰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蘭三州  
盡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喃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  
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互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  
相通路 疏有中云元昊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字獨居一樓  
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

由悉用蕃書胡禮自備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即改元大夏後  
大夏二子示吳遂改天授理法延祚元年今從國史以四諸  
書附改元初唃廝囉娶李立遵女生二子曰瞎曠曰磨角曠又  
娶喬氏生子曰董曠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鄭州錮其  
二子瞎曠及磨角曠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出奔瞎曠據  
河州磨角曠據邈川城撫有具衆廝囉不能制元昊間廝囉  
二子怨其父因以重賂間之且陰誘諸酋豪而濫通竒之子  
一聲金龍者擁衆萬餘陰附元昊廝囉執蹇更與喬氏自宗  
哥而徙歷精城元昊益得自肆矣 篆文官王文盛言于少  
府監曰在京糧料院印多偽劂之以摹券曆者謂其鑄三面  
印圓其制而面闊二寸五分於外圍周匝篆紀年及糧料院  
名凡十二字以圍篆十二辰九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印  
鈕令可轉旋以機穴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互建十二月自  
寅至丑終始循環每改元即更鑄之云若此使姦人無復措  
其巧矣少府監以奏詔三司詳定請如文盛言文盛又曰舊  
例親王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  
府方二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  
防禦團練使轉運使州縣印寸八分凡印各各上下寸七分  
皆闊寸六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詔從其言著  
于令

據本志在景祐三年今附年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八

仁宗皇帝紀十五

景祐四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詳定茶法所請自今商人對買全買茶每一百貫六十貫見錢四十貫許金銀折納從之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始於天禧二年 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

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借錢帛九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乙未詔應祖父母父母服闋後

不以同居異居辨祖父母財及因官自置財產不在論分年限又詔士庶之家應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初居若期尚

遠即聽以所費錢送官候葬日給之律法祖今為律法故錄之 一月

己酉祔葬 莊惠皇太后于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

五日不

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禩下禮院定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

甲寅詔禮部貢院自今年三月一日申請貢舉其舉人到省

以十一月十五日為限先是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舉人有

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官本州二千里宜勅

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詔兩制議而翰林學士

下庶等言貢舉舊制以五月一日申請十月二十五日上名

于省若二千里而移試或有不及願稍寬其期聽如昌朝說

故降是詔自是諸路始有別頭試 己未祔 莊惠太后神

主于奉慈廟 甲子賜御史臺冊府元龜及天下圖經各一

部 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以祈皇嗣 賜常州學田五頃

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

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

趙希言主客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楊安國並兼天章閣侍講

頂內殿起居比直龍圖閣而班直館本官之上天章明著

講自此始元年正月崇政殿說書追復祕書少監盧多遜為工部

尚書妻京兆郡太君蘇氏為京兆郡夫人以其子水部員外

郎察援救自陳也群臣多獻祀高謀賦頌己外各賜勅

書書辯論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王洙亦賜馬帶職京官降勅書

白洙始也丙申內出莊惠太后閣金千餘兩市莊園即舍

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愛殿奉安莊惠御容故也

先是詔從段少連所請尚書省官帶內外制及兼三司副使

不赴集議者以違制論集賢校理趙良規以為不可上言曰

國朝故事令勅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著位

視品與前朝異同無在朝叙職入省叙官之說若全不論職

則後行員外郎兼學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駕下知制

誥待制入朝與侍郎同列入省分厠散郎員外郎任三司副

七十八

三

使郎中任判官三司為參佐入本省為正員所以舊來議事

集尚書省官帶職者不赴別詔三省悉集則及大小兩省內

朝官悉集則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它官則諸司三品

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長官故事尚書省官帶知制誥中書省

奏班簿是於尚書省御史臺了不著籍故有絕曹之語又凡

定學士舍人兩省著位除先後入外若有升降皆特稟朝旨

豈有在朝入省迭為高下詔御史臺禮院詳定久不決於是

判禮院馮元等奏曰會議之文由來非一或出朝廷別旨或

徇官司舊規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學士兩省臺官者容

有內制給舍中丞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御

監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諸衛禁謀事有大小集官有等差率

繫詔文乃該餘職段少連以太常易名之細考功覆議之常

誤謂群司普當會席列為具奏嬰以嚴科遂使絕曹清列還



入本行分局常員略無異等請臣僚擬諡止集南省官屬或  
事緣體大臨時勅判兼召三司臺寺即依舊例御史臺別奏  
去今尚書省官任內制者係臺省之籍無坐曹之實論職官  
之言正為絕曹者設豈可受祿則繫官定俸議事則絕曹為  
辭况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楊億皆嘗預議於尚書  
省故相李昉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日屢經都省議事散騎常  
侍徐鉉見江南舊儒所說次第略同又議大事僕射御史大  
夫入省唯僕射至廳下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  
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張恐非通理禮官吳育曰  
兩奏各有未安尚書制度雖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  
班列入有司輒易尊卑是以朝省為微我官職分二事也兩  
制近職若有事議而云絕班不赴非所以求至當且知制誥  
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絕班翰林學士亦知制誥不絕班簿此  
因循之制未為確據縱絕班有例而絕官無聞一人命書三  
省連判而都無所繫止為俸錢豈命官之理今取典故中最  
明一事足以質定祥符五年僕射上事儀絕班之官別頭贊  
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九會議省官帶近職者別作一  
行而坐自為序列非以相壓若詔兩制臺省諸司衛官畢集  
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書議如其次詔尚書省議事應帶職  
官三司副使以上並不赴如遇集議大事令赴別設坐次  
戊戌翰林學士丁度等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朔  
入閣因讀時令尋復問禮官朔日夏至入閣可否宣言五月  
朔朝會合唐舊制雖是大祠比冬至園丘禮成受賀在質明  
後無嫌然據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閣靜事不賀之說鄭康  
成據樂緯春秋說夏至有前殿從八能作樂後漢嘗行其儀  
今入閣讀令既屬嘉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礙惟夏至則經義

有妨或自聖裁約用漢法詔改以七月朔入閣讀時令尋又

罷判鴻臚寺宋祁言請自今外夷朝貢並令詢問國邑風

俗道途遠近及圖畫衣冠人物兩本一進內一送史館從之

按是殊前已有此請同知禮院吳育言舊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請

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之慶曆四年

正月書始成壬寅詔廣桂邕三州通判在任物故者如廣南知

州例與一子官夏四月乙巳譯經使呂夷簡上所定景祐

法寶新錄二十一卷賜宣州學田五頃丁未詔學士院

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

為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為詩賦辭上特令試策論因有是

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弼除職在五月癸亥今并書甲子右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許州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罷為左僕射資政

七十八

四

六

殿大學士判鄆州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罷為尚書左丞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蔡齊罷為吏部侍郎歸

班天聖中曾為首相夷簡參知政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為

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為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為

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迪乃接曾入使樞密不半歲迪

罷曾即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為曾達意於夷簡夷

簡即奏召曾及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孝先於公事契不

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

殿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用

曾為首相帝不可乃為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

不能堪論議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屢為罷帝疑為問

曾曰卿亦有所不見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

知秦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論帝前

庚簡乞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 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

齊議事間附曾故并綬齊皆罷初命曾以左僕射知青州既

入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

蓋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學士丁度失之也龍川別志

曾復入相由宋綬及呂公著請事當不誤然所補 吏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為平章

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嘗密薦二人可用故

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尊制因

不復改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工部侍郎

同知樞密院事韓億三司使吏部侍郎程琳翰林學士承旨

兼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石中立並為參知政事樞密直學

士左司郎中王巖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乙丑召

宋綬入侍經筵 閏四月乙亥知徐州李迪言所部滕縣與

兗州接境欲因行縣祠岱嶽并至景靈宮祝聖築禱皇嗣

上謂參知政事韓億等曰大臣當詢民間利病以分 朝廷

之憂祈禱之事豈為政耶詔止之 知制誥王舉正以宰臣

陳堯佐之婿引故事避嫌 戊寅改為龍圖閣待制 上封

者言比歲三司副使不問才否例遷龍圖閣待制容有濫恩

請自今別議補授 庚辰詔三司副使歲滿當遷者勿以例

除臨時聽旨 賜故將作監丞張唐卿家錢五萬帛五十疋

米麥各五十斛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通判陝州其於吏事

如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

母之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時攝州事乃曰是知有

孝而不知有法爾奏釋之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 光

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

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

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五月壬寅朔

鐵副使兵部員外郎陳貫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用

閏月庚辰詔書也張師正倦遊錄云陳李士貫為省副特三

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往往陽為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

不不次八省斥逐之既來參見嚴頰以待胥知其意奉事謹

謹原承明敏舉無留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

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

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寧帶子于首

上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捕紙標子于首

曰為陳省副請以客令監無錢陪備當此女子要若干錢

遂結皇城司密羅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類率百辨解

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李士舊例省副罷得待制按陳貫

以景祐二年八月為戶部副使三年正月為監鐵副使四年

五月除直昭文館知相州舊例省副罷即得待制貫止得能

職師正所錄或是當時實事然閏月庚辰已有整革指揮人

正誤今姑存此更按考詳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戶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戶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

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

變服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說孝經而已多識

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與孫奭俱名大儒允議典禮多

出二人然論者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元

如奭此豫庚戌美人俞氏生皇子 上以諭輔臣王隨等

皆再拜稱賀遂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降徒流流以下

釋之是日皇子不育慶曆元年五月乙丑丙寅有芝生于化

成殿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

下翌日儒臣並為賦頌以獻 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

記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閱瑞謀則意安觀災

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

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為重一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

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竒瑞雖陛下仁愛所感亦望日謹一

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昊穹降鑒蒼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

宜蒙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

報也 澧州逃卒匿民家備以自給一日誣告民家事摩駝  
神歲殺人十二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詔遣御  
史臺推直官方偕就劾偕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  
遂辦侍御史裏行偕莆田人也 六月甲戌命禮賓使白仲  
達入內供奉官蘇紹榮奉安 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景  
德中嘗即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  
氣乃易以塑像更命新殿曰章武 戊子以御製神武秘略  
賜河北河東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相付授  
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傳請纂  
集其要賜之 上於是作神武秘略九三十篇分十卷仍自  
作序焉 甲子皇 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宗實特遷右內  
率府率宗實蓋江節度使允讓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于宮  
中時方六歲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自今封彌  
騰錄如禮部從左司諫韓琦之請也 又詔國子監以翰林  
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  
韻略多無訓釋又疑混聲與重疊出字不顯義理致舉人  
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  
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疊出字比於本字下解  
注之 戊戌杭州言是月乙亥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堤  
千餘丈詔遣中使往致祭 秋七月乙巳詔御史臺主簿自  
今滿二年與改京官 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會乙未  
赦書落責授徙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  
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為時號東州逸黨顏  
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疏其過潛奉符  
人也 戊申有星數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東壁沒  
光燭地久之不散已而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己未詔命

官化私罪情輕欲鎖廳應舉者聽之 辛酉詔三司出銀十  
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糴軍糧 知越州蔣  
堂言太子中舍致仕齊執象有子鄭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  
唐為吉州司理參軍執象與其妻年高居里中而唐仍累任  
不歸請除唐隣近一官以便侍養詔唐使歸置鄭不問鄭會  
稽人在湖南能任其職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鄭  
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不取以為功平陽縣  
自馬氏時稅民丁身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  
敢束髮鄭奏乘<sub>蠲</sub>除馬唐既坐責雖置鄭不問然士論薄之  
八月 甲戌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 甲  
午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無得借支 戊  
戌許華福二州立學 九月庚戌詔閣門於紫宸殿垂拱殿  
刊石為百官表位 戊午判鄆州王曾言請如馮拯判陳州

例錢穀文字免簽書從之 庚申詔諸司使副至三班使臣  
任川廣而合該遷官者如京朝官例許三兩月前申發磨勘  
文字 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鈔山產石碌  
可亭煉為銅今池饒江三州錢監並闕銅鑄錢請遣遜與本  
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 丁卯御<sub>英</sub>閣讀唐書因詔唐  
書列傳止取事義切於規戒者讀之 冬十月甲戌御<sub>英</sub>  
閣讀正說謹言篇述後漢光武罷<sub>梁</sub>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  
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  
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 丙<sub>御</sub>  
英閣讀正說養民篇 帝曰尸子言君如杆民如水何也  
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  
好焉 田午<sub>英</sub>閣講春秋 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  
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寡宜刪去蔓辭止取君

臣政教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於獎王室尊君道立明作傳文義甚博然其間錄詭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上明所記事稍近評及陪臣僭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 癸巳翰林學士李淑請班其父樞密直學士老各下詔從淑請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封府進士章仲昌臣鄉里疎屬實無蔽惡未近聞訟訴發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時鎖廳確舉人特多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不在焉及出榜而宰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為解元參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故嘲謗群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百集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十一月己亥朔中書言虞部郎中曾傑九月七日請致仕十月七日降勅錄其子九齡為試校書郎而傑以九月二十五日卒屯田郎中唐冕四月二十二日請致仕五月七日降勅

五十九

七十八

九

錄其子鑑為試校書郎而冕以閏四月十一日卒當道還所錄恩詔特與之 太常丞集賢校理判鹽鐵院同修起居注葉清臣上所著升平舉要十篇壬子命為直史館 己未出內藏軍紬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 十二月壬申以右諫議大夫李允元為給事中知同州初 上欲除允元兼集賢院學士執政言故事經科出身雖官至給諫無帶職者遂罷之 給真定府潞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涇藩鎮乃許立學宅州勿聽 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擾死者五萬餘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千八百九十人知忻州祖百世都監王文恭監押高繼芳石嶺關監押李昊並傷而前忻州監押薛文昌并州陽興寨監

抑苛整皆死詔賜百世整及文昌之家錢各十萬文恭繼芳  
昊各五萬其軍民死傷者皆賜有差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  
止或北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乙  
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并州體量安撫 左司諫韓琦上疏  
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謹議也  
故宋景公以災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  
之言災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  
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  
降此則以文應天之敝也臣伏覩鄉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  
開 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入經行蓋  
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其猶影響諒匪徒然當是時臣  
謂陛下宜虛佇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絕其  
僥倖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匿之源旌別賢愚擢節財用  
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  
於必行斯所以念 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  
春三京以建淑宥走群望以罄祠祝內自禁掖外及寺觀並  
與祭醮逮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 上聞即命使輶  
就崇法供祠茲近塞俯接殊鄰豈無間諜之人往道祈禳之  
事徒彰自恐或謂無稽雖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  
於消伏災沓之道則猶未然夫弛刑網以紓頑悖之民損國  
貲以奉游墮之輩將欲召丕規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揚  
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昭矣臣苟隱情措已不能獻忠盡  
言使陛下常以禮緇黃薦牲幣為脩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  
上負陛下懼災思政之意哉且地震者女謁用事臣下專政  
之應也今震在此或恐上天孜孜譴告俾思孽虜之為患  
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



帥悉去懦武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廩實以增儲備之具或曰今夷狄守盟約甚固奉朝廷有禮初無釁隙保不騷動未可生事以疑戎心此寬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為國家之計則踈矣旬餘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遍詣名山福地以致情禱臣以謂陛下悅從常禮不得已而為之是亦達彘畏之深旨也臣竊以天垂祚象地見災符前世之君觀之感悟以為禳祈之法則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大則下詔以求讜言測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轉為福應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此後宮中或有宴飲之事欲望比於常時稍用減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安於聖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在是也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

十一

十一

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祖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娛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高祖納之則令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惟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給徐州學田五頃 庚寅龍圖閣學士張逸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縣鄒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也寬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又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發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

靖監泰州稅吏陵縣公歐陽脩為光化縣令 上諭執政令

移近地故也 上諭執政傳朝曆獨 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

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

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

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災

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

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失民望上矣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

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

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

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死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

等比得近徙 范仲淹既徙潤州譏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

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

訖得免自仲淹賤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

皆指為黨人琳獨為 上開說 上意解乃已 是歲天下

上戶部主戶六百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三口一千五百

九十二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客戶四百四十三萬八千二百

七十四口七百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九趙元昊既悉有

夏銀綬靜宥靈夏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皆即舊

堡鎮偽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以

蒐名守余張陟楊卽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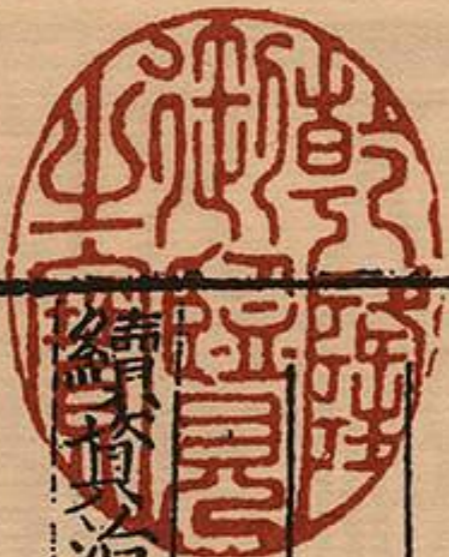
書以成通實都主蕃學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

河北至卧囉娘山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

羅落天都惟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

五萬人以備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

五千靈州川千人為鎮守總十五餘万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羗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偽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創十六司于興州以總眾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七十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長編' and '卷七十八']





